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鄉人得奇遇 發狂怒老父責頑兒

理之述完了這件事，我從頭仔細一想，這李壯佈置的實在周密狠毒。因問道：「他這種的秘密佈置，外頭人哪裡知得這麼詳細呢？」何理之道：「天下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；何況我們帳房的李先生，就是李壯的胞叔，他們叔姪之間，等定過案之後，自然說起，所以我們知的格外詳細。」說話之間，已到了吃飯時候，理之散去。我在廣東部署了幾天，便到香港去辦事，也耽擱了十多天。一天，走到上環大街，看見一家洋貨店新開張，十分熱鬧。路上行人，都嘖嘖稱羨，都說不料這個古井叫他淘著。我雖然懂得廣東話，卻不懂他們那市井的隱語，這「淘古井」是甚麼，聽了十分納悶。後來問了旁人，才知道凡娶著不甚正路的婦人，如妓女、寡婦之類做老婆，卻帶著銀錢來的，叫做「淘古井」。知道這件事裡面，一定有甚麼新聞，再三打聽，卻又被我查著了。

原來花縣地方，有一個鄉下人，姓憚，名叫阿來，年紀二十多歲，一向在家耕田度日，和他老子兩個，都是當佃戶的。有一天，被他老子罵了兩句，這憚來便賭氣逃了出來，來到香港，當苦力度日。這「苦力」兩個字，本來是一句外國話Coolie，是扛擡搬運等小工之通稱。廣東人依著外國音，這麼叫叫，日子久了，便成了一個名詞，也忘了他是一句外國話了。憚來當了兩個月苦力之後，一天，公司船到了，他便走到碼頭上去等著，代人搬運行李，好賺幾文工錢。到了碼頭，看見一個鹹水妹。

看官先要明白了「鹹水妹」這句名詞，是指的甚麼人。香港初開埠的時候，外國人漸漸來的多了，要尋個妓女也沒有。為甚麼呢？因為他們生的相貌和我們兩樣，那時大家都未曾看慣，看見他那種生得金黃頭髮，藍眼睛珠子，沒有一個不害怕的，那些婦女誰敢近他；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搖舢舨的女子，他們渡外國人上下輪船，先看慣了，言語也慢慢的通了，外國人和他們兜搭起來，他們自後就以此為業了。香港是一個海島，海水是鹹的，他們都在海面做生意，所以叫他做「鹹水妹」。以後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稱。這個「妹」字是廣東俗話，女子未曾出嫁之稱，又可作婢女解。現在有許多人，凡是廣東妓女，都叫他做「鹹水妹」，那就差得遠了。

這鹹水妹從公司輪下來，跨上舢舨，搖到岸邊，恰好碰見憚來，便把兩個大皮包交給他。問他這裡哪一家客棧最好，你和我扛了送去，我跟著你走。憚來答應了，把一個大的扛在肩膀上，一個稍為小點的提在手裡，領著那鹹水妹走。走到了一處十字路口，路上車馬交馳，一輛馬車，在憚來身後飛馳而來，幾乎馬頭碰到身上；憚來急忙一閃，那邊又來了一輛，又閃到路旁。回頭一看，不見了那鹹水妹，呆呆的站著等了一會，還不見到。他心中暗想：「這裡面不知是甚麼東西。他是從外國回來的，除了這兩個皮包，別無行李，倘然失了，便是一無所有的了，只怕性命也要誤出來。這便怎麼處呢？」想了半天，還不見來，他便把兩個皮包送到大館裡去（旅香港粵人，稱巡捕房為大館）。一逕走到寫字間，要報明存放，等失主來領。誰知那鹹水妹已經先在那裡報失了，形色十分張皇；一見了憚來，登時歡喜的說不出來，一迭連聲說：「你真是好人！」巡捕頭問憚來來做甚麼。那鹹水妹表明他不見了物主，送來存放待領的話。巡捕頭道：「那麼你就仍舊叫他給你拿了去罷。」

於是兩個出了大館，尋到了客棧，揀定了房間。鹹水妹問道：「你這送一送，要多少工錢？有定例的麼？」憚來道：「沒有甚麼定例。碼頭上送到這裡，約莫是兩毫子左右。粵人呼小銀元為毫子；此刻多走一次大館，隨你多給我幾文罷。」鹹水妹給他三個毫子。他拿了，說一聲「承惠」（承惠二字是廣東話，義自明。）便要走。鹹水妹笑道：「你回來。這兩個皮包，是我性命交關的東西，我走失了，你不拿了我的去，還送到大館待領，我豈有僅給你三個毫子之理，你也太老實了。」說罷，在一個小皮夾裡，取出五個金元來給他。憚來歡喜的了不得，暗想我自從到香港以來，只聽見人說金仔（粵人呼金元為金仔），卻還沒有見過。總想積起錢來，買一個頑頑，不料今日一得五個。因說道：「這個我拿回去不便當。我住的地方人雜得很，恐怕失了，你有心給我，請你代我存著罷。」鹹水妹道：「也好。你住在哪裡？」憚來道：「我住在苦力館（小工總會也，粵言）。每天兩毫子租錢，已經欠了三天租了。」鹹水妹又在衣袋裡，隨意抓了十來個毫子給他。憚來道：「已經承惠了五個金仔，這個不要了。」鹹水妹道：「你只管拿了去。你明天不要到別處去了，到我這裡來，和我買點東西罷。」憚來答應著去了。

次日，他果然一早就來了。鹹水妹見他光著一雙腳，拿出兩元洋錢，叫他自己去買了鞋襪穿了。方問他匯豐在哪裡，你領我去。他便同著鹹水妹出來。在路上，鹹水妹又拿些金元，向錢舖裡兌換了墨銀。一路到了匯豐，只見那鹹水妹取出一張紙，交到櫃上，說了兩句話，便帶了他一同出來，回到客棧。因對他說道：「我住在客棧裡，不甚便當。你沒有事，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，找著了，我就要搬了。」又給他幾元銀道：「你自己去買一套乾淨點衣服，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。」憚來答應著，便出去找房子。他當了兩個多月苦力，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，哪裡冷靜，哪裡熱鬧，哪裡是鋪戶多，哪裡是人家多，一一都知道的了。出來買了衣服，便去尋找房子，繞了幾個圈子，隨便到小飯店裡吃了午飯。又走了一趟，看了有三四處，到三點鐘時候，便回到客棧。劈面遇見鹹水妹，從棧裡出來。憚來道：「房子找了三四處，請你同去看看那一處合式。」鹹水妹道：「我此刻要到匯豐去，沒有工夫。」說著，在衣袋裡取出房門鑰匙，交給他道：「你開了門，在房裡等著罷。」說罷，去了。憚來開門進房，趁著此時沒有人，便把衣褲換了。桌上放著一面屏鏡，自己彎下腰來一照，暗想：我不料遇了這個好人，天下哪裡有這便宜事！此刻我身上的東西，都是他的了。不過代他扛送了一回東西，便賺了這許多錢。想著，又鎖了房門，把兩件破衣褲拿到露臺上去洗了，晾了，方才下來。恰好鹹水妹回來了，手裡提著一個小皮包，兩個人扛著一個保險櫃送了來。憚來連忙開了門，把鐵櫃安放妥當。送來的人去了。鹹水妹開了鐵櫃，把小皮包放進去，又開了那兩個大皮包，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東西，也放了進去；又開了一個洋式拜匣，檢了一檢，取了一個鑽石戒指帶上，方才鎖起來。

憚來便問去看房子不去，又把買衣服剩下的錢繳還。鹹水妹笑道：「你帶在身邊用罷。我也性急得很，要搬出去，我們就去看罷。」於是一同出來，去看定了一處，是三層樓上，一間樓面，講定了租錢，便交代憚來去叫一個木匠來，指定地方，叫他隔作兩間，前間大些，後間小些，都要裝上洋鎖；價錢大點都不要緊，明天一天之內，定要完工的。木匠聽說價錢大也不要緊，能多賺兩文，自然沒有不肯的了。講定之後，二人仍回到客棧裡。

憚來看見沒事，便要回去。鹹水妹道：「你去把鋪蓋拿了來，叫棧裡開一個房，住一夜罷。從此你就跟著我幫忙，我每月給還你工錢，不比做苦力輕鬆麼。」憚來暗想我是甚麼運氣，碰了這麼個好人。因說道：「我本來沒有鋪蓋，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。」鹹水妹道：「那麼你就不要去了。」一會，茶房開了飯來，鹹水妹叫多開一客。一會添了來，鹹水妹叫憚來同吃。憚來道：「那不行，你吃完了我再吃。」鹹水妹道：「我這甚麼要緊。我請你來幫忙，就和請個伙計一般，並不當你是個下人。」憚來只得坐下同吃，卻只覺著坐立不安。

吃過了晚飯，已是上火時候。鹹水妹想了一想，便叫憚來領到洋貨舖裡去，揀了一張美國紅氈，便問憚來這個好不好。憚來莫名其妙，只答應好。鹹水妹便出了十八元銀，買了兩張。又揀了一床龍鬚席，問憚來好不好。憚來也只答應是好的。鹹水妹也買了。又買了一對洋式枕頭，方才回棧。對憚來道：「你叫茶房另外開一個房，你拿這個去用罷。你跑了一天，辛苦了，早點去睡。」憚來大驚道：「這幾件東西，我看著買了二十多元銀，怎麼拿來給我！我沒有這種福氣！只怕用了一夜，還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！」鹹水妹笑道：「我給了你，便是你的福氣，不要緊的，你拿去用罷。」憚來推托再三，無奈只得受了。叫茶房另外開一間房，把東西放好；恐怕自己身上髒，把東西都蓋髒了，走上露臺自來水管地方，洗了個澡，方才回房安睡。一夜睡的龍鬚席，蓋的金山氈，只喜得個心癢難撓，算是享盡了平生未有之福。

酣然一覺，便到天亮。鹹水妹又叫他同去買鐵床桌椅，及一切動用家私，一切都送到那邊房子裡去。又叫憚來去監督著木匠趕

緊做，「我飯後就要搬來的」。憚來答應去了。到了午飯時候，便回棧吃飯。吃過飯，便算清房飯錢，叫人來搬東西。憚來道：「只要叫一個人來，我幫著便擡去了，只有這鐵箱子重些。」鹹水妹道：「我請你幫忙，不過是買東西等輕便的事；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，你以後不要如此。」於是另外叫了苦力，搬了過去。那三四個木匠，還在那裡「砰砰訇訇」的做工，直到下午，方才完竣。兩個人收拾好了，一一陳設起來。把憚來安置在後間，睡的還是一張小小鐵床。又到近處包飯人家，說定了包飯。

從此憚來便住在鹹水妹處，一連幾個月，居然「養尊處優」的，養得他又白又胖起來。然而他到底是個忠厚人，始終不涉於邪，並好像不知那鹹水妹是女人似的。那鹹水妹也十分信他，門上配了兩個鑰匙，一人帶了一個，出入無礙的。

一天，憚來偶然在外面閒行，遇見了一個從前同做苦力的人，問道：「老憚，你好啊！幾個月沒看見，怎麼這樣光鮮了？哪裡發的財？」憚來終是個老實人，人家一問，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。那人一愣道：「你和他有那回事麼？」憚來愕然道：「是哪一回事？」那人知道他是個呆子，便不和他多說，只道：「這是從金山發財回來的，鐵櫃裡面不知有多少銀紙（粵言鈔票也），好歹撈他幾張，逃回鄉下去，還不發財麼，何必還在這裡聽使喚，做他的西崽？」憚來聽了，心中一動，默默無言，各自分散。

回到屋裡，恰好那鹹水妹不在家，看看桌上小鐘，恰是省河輪船將近開行的時候。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錯，便到鹹水妹枕頭邊一翻，翻出了鐵櫃鑰匙，開了櫃門，果然橫七豎八的放了好幾卷銀紙。憚來心中暴暴亂跳，取了兩卷；還想再取，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，害得他沒得用。又怕他回來碰見，急急的忘了關上櫃門，忙忙出來，把房門順手一帶；喜得房門是裝了彈簧鎖的，一碰便鎖上了。憚來急急走了出來，逕登輪船，竟回省城去了。

回到省城，又附了鄉下渡船（猶江南之航船也），回到花縣。到了家，見了他老子，便喜孜孜的拿出銀紙來道：「一個人到底是要出門，你看我已經發了財了。」他老子名叫阿亨，因他年紀老了，人家都叫他老亨。當下老亨聽了兒子的話，拿起一卷，打開一看，大驚道：「這是銀紙啊！我還是前年才見過，我歡喜他，湊了一元銀，買了一張藏著，永遠捨不得用。你哪裡來這許多？莫非你外面做了強盜麼？你可不要在外頭闖了禍累我！」憚來是老實到極的人，便把上項事一一說出。老亨不聽猶可，聽了之時，頓時三尸亂暴，七竅生煙，飛起腳來，就是一腳，接連就是兩個嘴巴。大罵：「你這畜生！不安分在家耕田，卻出去學做那下流事情，回來辱沒祖宗！還不給我去死了！」說著，又是沒頭沒腦的兩三拳。憚來知道自己的錯，不敢動，也不敢則聲。老亨氣過一陣，想了個主意，取了一根又粗又大、拴牛的麻繩來，把兒子反綁了，手提了一根桑木棍，把那兩卷銀紙緊緊藏在身邊，押著下船。在路上飯也不許他吃。到了省城，換坐輪船，到了香港，叫他領到鹹水妹家裡。

那鹹水妹為失了五百元的銀紙，知是憚來所為，心中正自納悶。過了一天，忽見一個老頭子，綁著他押了來，心中正在不解。看那老頭子，又不是公差打扮。正要開言相問，老亨先自陳了來歷，又把兒子偷銀紙的事說了。取出銀紙，一一點交，然後說道：「這個人從此不是我的兒子了，聽憑阿姑（粵人面稱妓者為阿姑）怎樣發落，打死他，淹死他，殺他，剮他，我都不管了！」說著，舉起桑木棍，對準憚來頭上盡力打去。嚇得鹹水妹搶上前來，雙手接住。只聽得「噯呀」一聲。

正是：雙手高擎方撻子，一聲嬌囀忽驚人。不知叫「噯呀」的是誰，打痛了哪裡，且待下回再記。